

这一片山水

王庆德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远 一片山水

麦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一片山水 王庆德著.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6.1

ISBN 7-5032-2837-7

I. 这...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59728号

书 名: 这一片山水

责任编辑: 赵宇 高永贤

设 计: 保延 洪昌

图 片: 潍坊市旅游局提供

出版发行: 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 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潍坊凯宁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16 开

印 张: 20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ISBN 7-5032-2837-7/I · 11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青山红颜	1
老龙湾	5
沂山春秋	10
这一片山水	18
落木萧萧读嵩山	22
巨洋湖行并序	26
句月湖记	28
万卷书	29
云门行	34
佛陀的山	38
春上玲珑山	42
佛光崖	47
仰天山剪影	50
美女峰的笑	55
那里有九十九种荷花	58
芦苇的海	62
昌乐蓝宝石	65
火山锥	68
马耳山的记忆	72
青云山片羽	77
公冶长书院	87
读郑玄祠	91
东镇庙	95
松林书院	100
范公亭	102
顺河楼	104
偶园	106

目 录

午朝门	109
年画杨家埠	112
谒刘墉墓	116
黄元御故居行	118
十笏园记游	121
沉重的牌坊	125
花的驿站	130
金宝乐园散记	134
说风筝	139
说潍坊风筝	141
潍坊嵌银	145
归舟	148
《中国历史名砚红丝砚》序言	150
高密剪纸	151
聂家庄泥塑	153
扑灰年画	156
潍县萝卜	158
朝天锅	161
鸡鸭饸饹	163
潍坊火烧	166
柿子杂忆	169
弥河沙滩的银瓜	173
家乡的蜜桃	176
后记	181

青山红颜



是的，大智是要若愚的，大美也就往往深藏了。

秋来了，一场绵绵的雨送走了仲秋的皓月，秋风就觅到了石门坊。石门坊在多山的临朐，西去县城十余里。十余里的路，是短短的，却也是峰回路转的。绕过了一个山头，又是一座山峰。走累了，站站，远远的是一行雁，宛如一根儿游丝悬浮而来，挂在瓦蓝瓦蓝的天空里，浮在一脉长长的山脊上。山脚的石堰边，是几丛野菊，淡淡的黄，花朵小小的，静静的，如懂事的孩子静默在家中的角落里。柿子树散布在山坡上，黄黄的叶子飘落着，枝上挂了千万盏桔红色的“小灯笼”，“小灯笼”用“蜡纸”糊了，透明莹润，放着光芒，悠悠地晃着自己的纯真，惹人爱怜。

走走，停停，看看，一程又一程，正疑惑自己走错了路，一缕秋风就来了，兀然把两座山峰推开，



一在东南，一去西北，对峙着，如门。石门里，美仑美奂的石门里就藏了那纯洁而鲜艳的红叶呀！昂首望去，这石门里还藏了山与谷的，红叶就凭借了这山谷的气势，泻了出来。

不是秋风推开了山门，而是红叶破门欲出了。

红叶染红了树，染红了山石，满满当当的，漫山遍谷，连那空气里也都洒了几分的

红。坡阴处，紫红、绛红、血红，交错叠织，在淡烟薄雾的笼罩下，缭绕环绕，苍苍茫茫，厚厚重重地凝结在了一起，如紫红的鹅绒大幕从天而降，忽悠悠地铺在了山坡上，又如漫山的红流绕石转圄，缓缓地移动着。

进得石门，踏上青石铺就的路，人就掩进红叶里了。山路是既陡且险的，窄窄的，斗折蛇行，揪着草，拽着树，攀着石，好容易才立在了北岗上。

北岗的平坦处有一座灵塔，是建于明宣德七年的，故曰“宣德塔”。塔高两丈余，径七尺，鏤雕的巨石叠掞，就像一尊佛矗立在那里，沐着风雨，伴着青松红叶已有了500多载。立在灵塔前，见太阳斜在东坡上，斜照红叶相映，就如天上的红云彩霞飘落了，又如万丈红绡垂挂着，那亮亮的红，却柔和得很，干干净净的，裁了来，可作新娘的盖头，舞女的红绸了。

近处的黄栌树，是黑色的干，绛色的枝，枝头上团团的叶子，轻轻地摇着，闪着红红的光与焰。站累了，拣个地方坐下来静观，一回头，又感到那边的几丛更好，要去，又有点不舍，徘徊着。就见一对老夫妻，相扶相持地爬上山来，在佛塔前的青石台上坐定，一身洗了多少遍的衣服，净得就像那蓝天，头上的银发，就是蓝天上那几缕白云了。微驼的

背，载过了多少坎坷；深深的皱纹，又刻着多少艰辛啊！老俩对视着，浏览着，脸上挂着欣慰的笑，是那么的平静和淡然。

自佛塔北上，四百多级石阶垂在那里，就像是一条天梯。陡则陡矣，攀着光滑的扶手，览着光景，不消半小时，就到了高高的观景台，回首俯视，那陡峭的山路，累累的巨石，已覆盖在红叶里。那红叶有正有侧，有向有背，在夕阳里深浅、浓淡地变幻着，和彩霞映在了一起，竟让人分不清哪是天上哪是地下了。缤纷的色彩里，涌出了两座佛塔。岁月使塔石由青黛变成了白垩，红叶又让白垩笼上了淡淡的红晕，似乎是佛光了。崇宁寺的两位长老就安息在这里面的。

由观景台东去，过了栈道，是东岗。巨石错落地卧在坡上，石间侧柏一株一株地立着，格外的绿，绿得就要滴翠。风来，侧柏的枝叶一片一片地摇着，闪着，如一排排密密的翠蝶颤动着翅膀。岗是平缓的，岗下却是悬崖绝壁。从西南的石门吹来的风，涌起了千万层红色的波浪，那浪花就飞溅到了这岗上，落在青松里，化作了红叶，这里一丛，那里一丛，斑斑驳驳的，挺拔的翠和纯粹的红就静静地伴在了这里。一对新人，手里擎着一簇红叶，款款地走来，坐在了那青松红叶间。红叶拥在怀里，那蜜月的幸福就挂在了脸上，秋风里就有了几分春天的温馨和夏日的浪漫。

随了飒飒的风，步了瑟瑟的韵，下了这岗，就到了仙人桥。仙人桥上没有遇见神仙，却见了险。颤颤巍巍地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沿曲径而下，就是山腰的那段峭壁，南北二、三里，高十数丈。一株松柏从石隙中横空而出，有千百年了吧，却仅大如一帚。树影印在石壁上，那墨墨的剪影，就如张大千笔下的龙松了。

紧走了几步，就见那诘屈南向的石壁上题刻着“晚照”两个大字，仔细看去，是清人衣于帝手书。山泉涓涓滴滴，淅淅沥沥的，汇到峭壁下那泓碧水里，这就是灵天池。“谷静泉愈响，山深日易斜”，那轮夕阳褪去了耀眼的光芒，只有红红的一轮，淡淡的光透过红叶，布在石壁上，嶙峋的石壁就柔和得如一堵淡黄色的墙了。湛蓝的天，天上的白云；浅黄的壁，壁上的青松；还有那大红的刻石，一齐倒映在碧水里。微风拂皱了水面，那涟漪又把夕阳的光折射在了石壁上，这石壁刹那间就暖红霞晖、绚丽多彩了。

没有茶，就辜负了这美景，冷淡了那泉水。红叶下，拂石而坐，一壶岩茶撮在了天池边。紫砂壶，天池水，饮着，品着，聊着，俯临涧谷，红里嵌翠，仰望峭壁，翠里缀红。淡淡的西风，把红宝石般的叶儿吹得萧萧瑟瑟，几只喜鹊就俏立在了枝头上，黑色的羽毛，黑得有点蓝，那白翎，又白得泛着亮光，对着红叶，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是红叶给它们

带来了欢乐，还是那鸣叫让这叶儿舞了起来？我不知道，只觉得这神韵使我有了几分醉意，似乎要融化在这红叶里了。正沉浸在这“得秋而万宝成”的意境里，那轮红日渐渐落下了西山，晚霞也渐渐地淡了下来。

风停了，鸟宿了，炊烟无迹，夜幕垂地。

笼罩在红叶上的雾气消尽了，热烈、浮泛飘散了，那红叶只剩下了宁静，石门坊归为了沉寂。一钩月牙儿挂在西天上，伴着一颗又一颗星星；山上的灯火亮了，蓝的、黄的、红的，一盏又一盏。绰约的灯光里，拂来了一丝晚风，树枝摇曳，浅草明灭，枝头上，几片叶子啦啦啦啦地飘落了下来。不知是谁，远远地叹了一口气：“眼下的红叶是好，但怎奈这秋风无情，红颜易凋啊！”

是啊，红叶是随了秋风渐落的，最终会只剩下那兀立的干和冷峭的枝的。但那不是秋风无情，也不是红叶无力，那是息息生生，生生息息，那是生命在流动啊！春来了，又是一树的绿；夏来了，又是满山的翠；秋来了，夕阳晚照里依然是一片纯净的红。

生命在凋谢，生命也在继续。这青山是岁岁青山，红叶也是年年红叶的。



老龙湾

临朐西南多山，山间多绿树，树下多清泉碧水。海浮山之阴，八歧山东麓，那一抹碧绿里，静卧了一泓清冷，婉约而不纤瘦，灵秀而不妖冶，如一枚硕大的女儿绿，颤悠悠地挂在项下，隐在了绿衫里。君知否？这就是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赞为“桂棹寻波，轻林委浪”的薰冶湖。

薰冶湖形如贝，广数十亩，似浓缩了的海，举目可览，静如处子，平如一片明镜。立岸上，不知深有几许，仔细看去，水自湖底冒着珠儿轻轻泛出，莹莹瑟瑟，点点洒洒。湖内泉以万计，湖侧泉过百眼，亭六桥九，楼堂散布其间。湖水幽谧，姿态宛然，传说瑰丽多奇。

有人说，这湖里是真有龙的，有人曾见过龙的行迹，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有人说，湖边曾有孩子不慎落水，却从没有溺死的，是有龙保佑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如何……因龙的传说颇多，当地遂称薰冶湖为龙池、龙潭、老龙湾，终以老龙湾之名远播了。

看老龙湾，先上西首的雪化桥。走上这雪化桥，就自然地想起那如二月柳絮、三九“梨花”的飘洒。老龙湾的水恒温，四季不变的十八度，冬暖而夏凉。在那天地唯余了白茫茫一片，流水失去了声涛的时候，这老龙湾内却是烟雾氤氲，暖气萦绕。飞雪未及落地，就化为了水，桥上自不见雪痕，这便是所谓的雪化桥了。烟霭升腾在朔风里，柳枝负了重重的白鹅绒，水边的树就成了琉璃的世界，而海浮山上的树却如杏李初绽，摇着枝儿，告诉人们，雪著在了这里。

雪化桥西，是老龙湾泉首铸剑池。池壁嶙峋，朝霞布其上，泛着青铜的光。两座石雕的龙头探出，清泉从口中喷突而出，渲染着青雾，飞溅着珠玑。相传春秋时欧冶子就此淬火，锻造了龙泉宝剑，故称铸剑池。“天丁呵护阴阳剑，鬼斧凿开混沌池”刻在池畔，那平坦的巨石，砥砺了宝剑；斩开的石隙，当是试刃所为。铸剑人早已去了，著名的龙泉剑今又何在？唯有这从远古流淌至今的铸剑池水，依然清清地悠悠地流着。

池内的浮珠若断若续，不急不徐，闪着银色的光，一串静静地升上来，归入了湖水，了无痕迹，又一串悄悄地跟了上来……无休无止，无尽无穷，“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老龙湾南岸，路深曲而饶有风致。岸边，垂柳遮天蔽日，雄伟的干斜向了水面，那绿绿的枝叶如飞天的衣带，淑女的裙裾，扶了风，飘着摇着。路南面，翠竹层层叠叠，“刷”一声，“刷”一声，向海浮山排了过去。那浓浓的叶就像游动起伏的苍苍暮云，那密密的干，就如婀娜的仙女，陪伴了风，舞之蹈之。

沿岸东去，右侧巨岩下那汪碧水，因酈道元常在此小憩，其字善长，故名善息泉。水底无计其数的细泉喷涌而出，大者如珠，累累升腾，小者似玑，簇簇而上，连绵不断。乍见如闻馨鸣，再听寂然，只见珍珠乱撒，大小参差，一片闪烁。有人看了兴起，题“珍珠泉”三字刻在了石壁上。泉西端，鹅卵石下那泉，如挣脱了羁绊，潏然涌出，状如鼎饬之沸，令人为之一振。我望着，叹着，忍不住掬了一口，清、凉、甜、润，有点儿飘飘乎了。

傍了竹林，沿了曲堤，绕过几株垂柳，才过葫芦泉，又见秦池。坡上的云栖亭，从翠竹里露出了黑黑的半檐一角，未及细看，登上云桥，眼下就是濯马潭了。

这濯马潭，石砌了壁。壁上那黑油油的光，歌吟着筑泉的古老岁月。也许是似墨的石壁、如云的竹影所致，潭清得有点黑。水深约八尺，泉底却纤毫毕现。传说齐宣王后无盐娘娘，常到此洗涤战马，这泉就得了濯马潭的名字。

齐都在临淄，距此百里许，第一夫人看好了这水，要洗一洗战马的征尘，并非难事，此说当可信乎！

濯马潭中的竹节亭小巧，空灵，清幽。坐亭中，清风徐来，荡心涤肺，是对酌品茗、抚琴对弈的佳处。倘再有三两株桃花，便疑是武陵桃源了。亭北的水尤清，数十株金丝荷生在水中央，纤细的茎垂直若丝地从水中牵了出来，那娃娃掌般的荷叶，由这丝线牵引着，静静地浮在了水面上。花如铜钱大，淡淡地开着；几只蜻蜓飞飞又停停，触碰于花叶间；一群红鲤游来，躲在了荷叶下那深深的水里，正午的日光射下，蜻蜓、荷花印在潭底，鱼影就滑翔其间了。

濯马潭的水注向了老龙湾，在交汇处，映了一道金线。我看得分明，俯下身去，却捡不起，贴近了，反而不见了。立在不近不远处，看这条金线，静如纹痕，动如游丝，金光粼粼，闪闪灼灼，风拂水面飘忽而去，风儿停了，又瞬即显现在那里。是在表示泾渭分明，还是一线相连，我不得而知。人道，这是金线泉；我看，倒也贴切得很。

南面濯马潭，北依老龙湾，筑有江南亭。这是明代著名散曲家冯惟敏弃官归隐的所在。

虽曰亭，实则为庐，或曰屋。青石为基，青砖为壁，覆以青瓦，檐牙翘出，瓦垅鳞次。老龙湾如面，这江南亭就是那美人痣了。亭内置一桌，一椅，一几，一床，文房四宝，诗书数卷。冯公不惯官场，回家了。他没有只是怨愤牢骚，也没有消极避世，更没有堕落下去，醉生梦死，只等着驾鹤的那一天，而是在这三面环水一面竹的小亭里，如水一样的做起了大学问。读史，采风，度曲，填词，揭露黑暗，鞭笞贪官，直呼世道不平，民间的疾苦，生命在此得到了新的体验，人生的意义也由此而升华了。冯公辑成的《海浮山堂词稿》，是时世的记录，也为中国文学添了重彩。《中国文学史》有专论，世人誉其为“曲坛辛弃疾”，乡里雕了汉白玉像立亭前纪念。

正在江南亭凝神，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水声。这水声把我引到了老龙湾的东端——“治水无弦万古





琴”处。西边的水还婷婷莹莹，到了这里，忽如挣脱了一般，兀然奔出。水清得透亮，如风鼓了几束薄薄的绢，明明的绢，垂成一挂短瀑，溅在潭里。潭如翠，水如千万颗跳动的优美的音符，又如万斛珍珠，涌动，翻腾，跳跃，匆匆地挤进了小龙湾、海子河，归入了巨洋水，化作了永恒的乐章。

我看，“万古琴”还不单指这水，不远处那汀渚上翠竹盈溢，拂风萧萧，亦如丝竹琴瑟。竹影、白云映在水底，藻荇碧碧，堆垒层叠，如岩如嶼，几十尾红鲤映在那里，在碧水里，又像是在山间白云里。间或几尾彩鲤游来，攒在一起，或伫立，或悠游，或散布，或聚首，如相从、相偎，似静默、对视，又如窃窃私语。正专注那鱼，突然一叶黑色的纸片从水里掠过，等回过神来，才知那是燕儿的影子，猛抬头，燕儿已翻飞着离开水面，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箭一样钻入了天空。接着一群群雀儿飞来，汇集着，吵闹着，翱翔着，如同举行什么仪式。那骤然地来去，如旋风陡起；突然地散布，如飙风卷起了漫天秋叶；忽又聚拢，又如一片乌云映入了水中。还没辨清那雀群在天上还是在水里，转眼就消失在竹柳间了。

那柳，在夕照里，干苍苍枝茫茫，二月春风裁出的叶儿，还是那样的清瘦，枝儿纤纤拂向了水面。多少树木似乎都忘却了生养它的水和土，只顾了去参天争秀，而垂柳却不，

它努力向上去，又念念不忘地垂下来，垂下来，去亲吻那深埋于水土中的根。几束柳枝已探进了水里，如帘如幕，风儿一摇，荡起了圈圈水晕，渐远渐淡。那淡远处，一对凤头鸭忽闪着双翼，昂了头，贴着水面滑了过来，激起两行银亮的水波。渐近了，放慢了，浮游着，呼唤着，顾盼着，悄悄地游进了柳帘，渐渐地隐去了踪影。

四顾渺渺，无声无息，只有那鱼儿在游，水光在闪，柳枝在摇，树影在颤，共伴了这夕阳晚照。

竹林响处，走出一位老者，乍看面善，再看是老朋友。老者乐了，提了船桨，引我登上了小舟。老者鹤发红颜，精神矍铄，端坐在船尾，一桨一桨又一桨，沉稳有力。老龙湾的水如同白云擦亮的秋空，宁静而澄澈。舟行缓缓，划出两道尾翼，像丝绸的波纹，又如碎银铺就的路径。夜幕苍茫，自远而至。北岸的月桥，在树影里隐现；近处的清漪亭，如荷，静在水里；西南望，梅花山上，古戏台、小蓬壶、白龙行宫参差座落，渐隐在暮天里。水面生起了薄雾，随着风儿，条条缕缕，贴着水儿，飘飘悠悠，绕了小舟，过了垂柳，入了竹林。

小舟如叶，荡在水上，飘在云间。

老龙湾里的星星亮了一颗，又一颗，动荡着，似失散了的孤独的飘泊者，在茫茫无际的野地里燃烧着苍白而又顽强的火，寻找着未来的家园。岸上亮了一盏灯火，桔红色，团团地朦胧着，映在水里，拉成了长长的颤动的光柱；竹林深处也闪出了一星灯光，远远地传来二泉映月的琴音，如泣如诉，长长的。老者收了桨，船泊了，在湾心；水也似乎凝结了，一动不动的样子，平静庄重如修行者的脸面；两颗星星也泊了，觅到了居所；琴音也泊了，似乎世界都停了动荡，泊在这小小的湾里了。月亮就上来了，跃过了竹林，爬上了柳梢，悬挂在海浮山的上空，天地间就只有了这路行者。

老龙湾清辉一片，水天一色，那轮如冰似玉的月印在湾心，是白白的薄薄的一个圆。水底泉水涌动，推动了灰粉样的泥，湾底处就显出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不规则的灰白色的湾，小者如砚，大者过了这乘坐的船。灰白色的湾在蠕动，鼓鼓涌涌，灰泥中似有神秘的生命体在苏醒着。敬畏之情令人油然而生。

老者说，这老龙湾里是真有龙的，所以水从未干涸过。

老者又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所以也绵绵不绝。

岸上小虫啾啾，水下喁喁如有人语，一团灯火悄悄地在湖心游走……，一切是那么的寂静，一切是那么的神秘，一切又是那么自自然然地发生着。

沂山春秋

多少次，多少次在梦里依稀见到您；多少次，多少次又回到了您母亲般的怀抱，享受了人间的至福。——沂山啊，您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母亲呵！

多少次，多少次在夜半时分惊醒，仿佛听到了天地间的一声吼啸，匹匹铁马又迎了东风的古道——沂山啊，您是雄关一道，抵挡了万夫；您是封疆大吏，钢铁长城般地护卫了东方的门户！

当21世纪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怀了朝圣般的心情，又拜在了您的脚下，仰视着您和新世纪的太阳一同从东方升起，遐思万缕，光芒万丈。您为什么以慈母般的仁爱孕育了万物，又如大丈夫般雄风威武拒敌于关外，是如此的至柔而又至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我知道即使拜问一千次，也可能有一千零一个答案，但您的答案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地间的大道……

混沌初开，您就兀立在了这里，还携了子子孙孙。我仰望着，仔细地数去：“一、二、三，玉皇顶、狮子崮、歪头崮。”您是晓得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便安排了这三崮，顶天立地，于是在这方圆上百里中，就有万物生焉了。

您以磅礴之势，屏立鲁中，势盖了三县。玉皇顶海拔1032米，巍峨高标，是您的主峰。那高耸顶端的玉皇阁，可凭栏怀古；探海石畔的望海亭，就极目东天了。玉皇顶西北的歪头崮，拔海千米，那突兀的崮，峥嵘的石，如豹头东窥。我过去总觉得称歪头崮不雅，要



改掉这个名字的，可是就在某个夏天的一次登临，偶然的一瞥，看见崮的南侧，碧霞祠的上方，一青青的佛头斜倚了，双目微合，酣然入睡，恍然明白了歪头崮的缘起，好一个“俯首听天外，垂手悬云间”啊！

在玉皇顶与歪头崮之间，成鼎足之势的那崮，如老子的坐骑青牛，又如山神的坐骑猛虎，更像刚刚醒来的一头雄狮，警惕四顾地守护在崇山峻岭之中。三峰之外，您又排定了花枝台、掉花崖、龙头崮、回头崮等二十六峰，纵横沟壑一十四条。其间古木参天，林海苍莽，百鸟来仪，万泉奏鸣。那圣水泉、鸣琴泉、大寨泉、歪头崮泉、大蚕场泉、水石屋泉六大泉群，汇成了弥、汶、沐、沂四河之源，滋润着禾苗，哺育着万民，浩浩荡荡，归入了渤海、黄海。齐长城从您的脚下蜿蜒而过，著名的穆陵关巍然其上。东麓的大关水库，北麓的沂山水库闪烁在万顷碧绿里，如两颗明亮的眼睛，凝视着苍天。沂山啊，您向人间展开了一幅壮丽的诗卷。

—

当东风吹融了冰雪，大地回春的时候，您也渐渐地将母亲的仁爱四溢了出来。

这时，来到您的北麓，走进槐谷。这槐谷是不以株计，也不以亩量的，简直是花的海洋。仰望，环顾，俯视，都是粉的，好像大风涌动了全世界的槐花凝结在这里，伴了和风，随了鸟鸣，载歌载舞了。这槐花，瓣嫩白，萼淡绿，花花相依，簇簇相连。那淡黄浅绿的叶尖从花里钻出，映衬其上，素雅，清淡，娇羞，让人不忍摘目，也不忍移步。浓浓的花香，引来了成群的蜂蝶，嘤嘤嗡嗡，翻飞在花间。一只蜂儿竟落在了我的衣领上，是花香沾领盈袖惹了它来，还是花粉重了停下来休憩？我问那蜂儿，蜂儿不答，只留了一首歌，在花间长长悠悠地颤动。蝶儿双双对对在那花上踟蹰，也分不清哪是蝶哪是花了，只感到了五彩缤纷。绿叶茂密在枝杈间，乌黑的干挺拔在沟壑里。那枝那叶那花，密密匝匝，日光射下，只有一丝丝光线，闪闪烁烁。

您那槐谷的一侧，蜂箱如城堞般排列着。满载归来的蜂儿，挨着个儿钻了进去，继续它们的劳作。放蜂人头绾白纱，打开一个蜂箱，把一页页蜂巢提了出来，蜜盈盈的。他啧啧连声，把蜂巢递给了妻子，妻子的脸便槐花般地开了。摇蜜机慢慢地旋转，蜜就涇涇地流了下来。这槐花蜜浅黄中蕴着绛色，浓稠透明，不用尝，就甜到了心里。

随着地势的增高，刺槐渐被松柏代替。苍翠的松柏间，您生发了丛丛杜鹃，杜鹃花儿



正盛，如一团团火焰，映得那谷那岭都有了红晕。顺着曲折但还算平整的山路，登上了您的花枝台，在朝阳洞上那块巨石上坐了下来。杜鹃的枝条就从石间窜出，叶儿还没有完全舒展，那大红的，粉红的花儿就怒放了。杂生在山间的胡枝子，绽着碎碎的白花，点缀在周围，淡淡的；猛然间，远处的山崖上，探出几株桃花，抢眼、夺目，艳过了红梅，娇过

了芍药。

风来了，吹洒了万缕阳光，您的身前背后就“粉英金蕊自低昂”，如著锦绣，万物作焉了。

二

沂山啊，您是仁者，大仁者必有大智。

好登山临水的诗仙李白，为您的风光所激动，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题百丈瀑布》：“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开。龙潭中喷射，昼夜生风雷。但见瀑布落，如瀑云汉来。”如今，人们每每登临，都不忘一瞻瀑布的壮观。

百丈瀑布，美在仲夏。从穆陵关北，溯汶水而上，过上寺院，就闻水声轰鸣，响震天外。踏着红色花岗石铺就的台阶，向百丈崖走去，右上巨石壁立，左下山溪奔腾。二里许，丹崖陡起，高入云天，那水跌了两跌，咆哮而起，从悬崖峭壁间飞出，如白练垂空，一泻而下，击在崖下的巨石上，方圆五丈皆是飞花溅玉。一道彩虹就映在那雾霭里了。

沿着百丈崖右侧上去，那小路崎岖。我正四肢并用向上攀着，一片乌云飞来，雨说下就下，实在得很，是王母娘娘来为您浇花润树了。虽说是斜风细雨，也只得把当作杖的伞撑开了来，一手擎了伞，一手攀石拽草，登上了百丈崖顶。